

# 非洲只有一种肤色——非洲统一的肤色

1984年8月，在访问非洲各国后

1984年夏天，桑卡拉前往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莫桑比克、加蓬、马达加斯加等国访问。返程后，他在瓦加杜古的革命一周年庆典后（正是在这次活动中，上沃尔特被改名为布基纳法索）举行了记者发布会。以下为桑卡拉讲话的概要，在1984年8月10日在《非洲十字路口》（*Carrefour africain*）杂志上发表。

问：你们与相对富裕但保守的邻国科特迪瓦的关系如何？

托马斯·桑卡拉：科特迪瓦在保守什么？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想更准确地了解科特迪瓦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便更好地判断我们的意识形态与他们的冲突（如果存在冲突的话）。

自从上沃尔特与科特迪瓦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我们的关系很好。正如我在一周年纪念日的讲话中所说，布基纳法索国家将对所有人开放，并向所有人伸出援手。在这个背景下，基于这种精神，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良好的。当然，总有可以改善关系的地方。但就我们而言，目前的情况对我们来说还可以。如果科特迪瓦的兄弟们希望，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甚至做得更好。但我并不认为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之间有任何特别的问题。

当然，我们在科特迪瓦有许多反对者。但作为革命者——我们一旦认定自己是革命者——我们非常清楚，我们生活的世界总体上并不是革命的。我们必须与不总是符合我们意愿的现实共存。我们必须准备好与那些根本没有进行革命，甚至可能攻击我们革命的政府共存。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责任。也许在我们之后的革命者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他们的任务会更轻松。

对我们来说，一旦我们接受这个现实——科特迪瓦没有进行革命，而我们有一切就变得简单了。困难、复杂和担忧只存在于那些革命者的心中，他们以浪漫的方式希望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像革命者一样行动。但我们并不感到惊讶。所以我们并不困扰。这是一个我们为之做好准备的现实。

问：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之间存在着历史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你定期参加地区和次地区组织的访问来看出这一点。但具体而言，主席同志，自从CNR掌权以来，阿比让-瓦加杜古之间的交通情况如何？以及，有人说关系正在转冷，甚至声称你缺席了上次在亚穆苏克罗举行的峰会、并取消了对科特迪瓦的工作访问正在传达关系转冷的信号。

桑卡拉：你问阿比让-瓦加杜古交通的情况如何。由科特迪瓦航空和上沃尔特航空（不久将更名为布基纳法索航空）运营的航线平稳运行。对于连接阿比让和瓦加杜古的铁路，两者间的通信会遇到曲折。而对于联系着阿比让-瓦加杜古公路，它是混乱的、非常困难的。这是一条穿过黑暗地区、森林地区和萨赫勒地区的路线，从海洋延伸到干旱的撒哈拉心脏地带。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理解现实是复杂的。这就是那条路线。你想要一个描述，这就是我的回答。

你问了我第二个问题。有人说关系正在冷却。你没有具体指明是谁说的，但这并没有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容易回答。不管怎样，你说有人或某些文章谈到了阿比让和瓦加杜古之间关系在降温。

在这里，我们生活在革命的温暖中，那些感到寒冷的人则会需要保护自己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科特迪瓦和布基纳法索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包括地理、历史、经济、社会等等。这些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敲一次警钟就抹去的关系，科特迪瓦人也不能否认这些关系。

如今，布基纳法索正在踏上一条革命的道路，以改造社会、与我们这里熟悉的问题和灾害作斗争。我们认为，只有布基纳法索的敌人会对此抱怨。每一个热爱布基纳法索人民的科特迪瓦人都应该为布基纳法索革命鼓掌。每个不爱布基纳法索革命的科特迪瓦人也就不爱布基纳法索人民。从这一点出发，你必须弄清楚哪里在感到寒冷、谁在感到寒冷。

这是否意味着与上沃尔特旧政府拥有良好关系的科特迪瓦会由于上沃尔特革命而突然冷淡下来？这个问题只能向科特迪瓦人提问。我们生活在革命的温暖里，我们愿意与任何愿意接受的人分享这种温暖。但我们不能强加给任何人，如果兄弟民族、邻国民族不能分享同样的快乐或从同样的温暖中受益，那真是遗憾。

问：与科特迪瓦相反，加纳及其总统在当前的布基纳法索受到欢迎，我们甚至加纳军队参加了革命纪念活动中的阅兵。是否有一天这种支持被干涉所取代？简而言之，加纳是否可能成为您缔造的新国家的负担？

桑卡拉：我们支持谁？我们又将干涉谁的事务？当一个民族感觉受到背叛时，才会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而进行干涉。只要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就不会有不支持的一天。

加纳人来到布基纳法索，凡是在有必要的场合，无论是喜庆的时刻还是不太愉快的时刻，他们都会在场。因为——我们对此毫无疑问，相信你也没有疑问，布基纳法索人民和加纳人民有着深厚的亲和力。只要这种亲和力存在，我们只有觉得还需要做更多事情来增进友谊的份。

我们并不持有沙文主义的观点。我们同样谴责宗派主义。出于这些原因，我们仅仅将边界视为行政事务的分界线，是为了规定每个国家的活动范围、从而让事务得以明确而存在的。但自由和尊严的精神、自力更生、独立性，以及一贯的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精神应该从南到北、又从北到南自由地穿越边界。我们可以很高兴地说，这在布基纳法索和加纳之间是成立的，并且必将继续成立。

如果这种风潮能吹过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你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会有任何问题或困难吗？如果这股风潮在全世界各国席卷的话，你认为各国还会像现在这样互相威胁乃至到了到世界毁灭的地步吗？现在我在谈论伊朗和伊拉克——如果伊朗人能够像访问我们的加纳人那样去访问伊拉克人，反之亦然，你不觉得这将是件好事吗？

我们认为加纳与布基纳法索的例子是一个榜样，我们希望它能得到重复。我们认为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受损失的可能是那些出于自己的别有用心而希望利用加纳对抗布基纳法索的人。

问题：布基纳法索对非洲统一组织（OAU）当前的危机持什么态度？

桑卡拉：我们认为这一危机完全正常，并且我们对此持开放态度。这是因为正在发生一场要求质疑和重新定义OAU目标的革命。

OAU不能继续像过去那样存在下去。对统一的一味追求已经过快地取代了对统一的实现。为了统一和追求统一，人们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如今，非洲人民越来越难以取悦。正因为如此，他们对那些只会通过永远不会被执行的决议、又或是为了将长期不被通过的决议继续搁置下去的会议说“不”。

非洲面对着自己的问题，而OAU总是通过将问题推迟到明天来避免问题——而那个“明天”就是今天。因此我们认为这场危机是完全正常的。它甚至可能有点太迟了。

问：请问布基纳法索对西撒哈拉冲突持何立场？

桑卡拉：我们已经承认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SADR），我们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当一个民族决定选择一个组织时，我们就有责任承认它。因此，我们认为不能接受一个没有SADR的OAU峰会。如果有国家受到不合法的原因所迫而不能出席，布基纳法索人不会袖手旁观。

问题：您多次谈到援助和合作，无论是非洲的还是非非洲的，但并不是任何形式的援助（原文：You've spoken several times about aid and co-operation, whether African or non-African, but not just of any kind of aid.）。你指的是什么？

桑卡拉：援助必须朝着加强我们的主权而不是削弱它的方向发展。援助应该朝着消灭援助的方向发展。在布基纳法索，任何破坏援助的援助都受到欢迎。但我们将被迫放弃那些使人产生坐享福利心态的援助。因此，当有人向我们承诺或提议援助时，甚至当我们自己主动提出请求时，我们会非常谨慎小心。

你不能在没有坚忍和牺牲精神下进行革命或获得独立。布基纳法索人民要求自己要有这种坚忍精神，正是为了避免诱惑，避免因援助而产生能走捷径的幻觉。这种幻觉对我们的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我们想要停止这种情况。

问题：总统同志，在从库佩拉（注：位于布基纳法索中东部地区）的返回期间，您接见了国际法院的一位成员。他一定与您谈到了布基纳法索-马里问题。那么，审议进展如何？您对结果持乐观态度吗？

桑卡拉：自我们在布基纳法索掌权后 45 天，我们就向马里人民表达了我們最强烈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愿，以寻求一个公平的方案。我们取消了所有否决权、所有禁令以及所有可能阻碍我们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坦诚、建设性对话的障碍。我应该说，主动自发的姿态通常是最真诚的。

我们认为，向马里人民表明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诚意以及我们与他們和平共处的深切愿望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这个球从布基纳法索的球场上踢出。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了。我们期待其他合作伙伴，无论是国际法院还是马里。我们給他們时间采取行动或做出反应。我們对此并不担心。

问题：您来自扎伊尔的总统同行最近要求成立一个黑非洲国家联盟。您是否被咨询过，您如何看待蒙博托总统的这一倡议？具体而言，您是否认为这样的联盟可以解决黑非洲面临的问题？您是否认为西撒哈拉和乍得的冲突是当前OAU所面临形势的原因？

桑卡拉：你的问题让我非常不安，因为你似乎再次表示，国家元首们围绕这个著名的黑非洲国家联盟提案进行了磋商。这就是你的问题所暗示的。无论如何，我没有被咨询，这对我来说是幸运的！也许只有那些有“贡献”的人才会被咨询。

我们并不反对黑非洲人走到一起，因为现实是存在黑非洲人和白非洲人，但我们不知道由此最终可以实现什么成果。我们不知道一遍遍重复“我们是黑人”能实现什么目的，就好像OAU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存在两种颜色的OAU，而我们应该考虑组建一个单一颜色的OAU一样。这是不合实际的，它产生了一种我们不喜欢的超现实主义绘画。

你和《青年非洲》（Jeune Afrique）似乎在说，西撒哈拉的冲突——我们称之为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和摩洛哥之间的冲突，我们是这样理解它的——以及在较小程度上乍得的冲突，可以解释为什么OAU开始分崩离析。这就好像乍得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问题是黑非洲人参与的问题一样，好像通过将这些黑非洲人赶出非洲组织，我们就可以和谐地回到黑非洲人中间一样。我不确定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它是非洲国家，主要是白人）与某些黑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比某些黑非洲国家与其他黑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更糟糕。所以这不是颜色问题。关于对OAU的构想，在其中并没有靠肤色分辨的成分。只有一种肤色——非洲统一的肤色。

问：您如何看待布拉柴维尔会议的情况，尤其是它面临的失败？

（注：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参加了在布拉柴维尔召开的旨在协商停止乍得内战、以及法国和利比亚的撤军相关问题。）

桑卡拉：正如您非常清楚的，我们支持布拉柴维尔的努力。我们说，布拉柴维尔会议不应成为一个以从中产生一个重量级冠军的拳击擂台。我们全力支持刚果的萨苏·恩格索总统为建立能够让乍得人自己解决问题的对话条件所做的努力。但我们也说，为了让会议发挥作用，它必须承认乍得人民战胜其敌人的成就。

问题：关于您与利比亚的关系，您能否举例说明该国对布基纳法索的援助？

桑卡拉：你问了一个非常精细、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有太多例子了。我们可以花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来告诉你那些援助。我们与利比亚的关系非常好。随着两国对各自独立的主张，这种友好关系只会加深。我们非常满意、非常高兴地见到利比亚尊重我们的独立。

我们经常访问利比亚。不久前，我就会见了卡扎菲上校。我们讨论了许多问题，并相互提出了一些批评。当我们认为对方的批评有所根据、应当促使我们改变立场时，我们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正如我们邀请利比亚也这样做一样。作为革命者，我们应该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并不意味着利比亚是完美的，因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是完美的。正是这一点引发了讨论。因此，我们的关系一如既往保持了下去，甚至在这种相互批评和富有成效的辩论中呈现出了新的气象。

问题：在非洲之行中，您访问了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然而，我们知道这些国家与南非签署了协议，这乍看之下似乎有些不自然。布基纳法索对这些协议持什么立场？

桑卡拉：我们已经表达了立场。这里涉及一个基本问题。种族主义的南非一直是所有非洲人面临的毒瘤和毒刺。只要这根刺、这种野蛮、落后和反动的意识形态——种族隔离主义——没有消除，种族主义就不会停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迟疑和改变立场的余地。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和手段是每个国家的战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反对种族主义的斗争必须继续。此外，战术和战略不应该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避免对我们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同志教训或批评，但确实提醒他们反对种族主义的职责，无论他们使用何种战术，都必须永久打击种族主义。任何其他立场都将否定非洲烈士所做的牺牲。它也将否定今天和昨天所做的一切。

同时，我们也毫不犹豫地批评其他非洲国家未能为这些处于前线、为事关所有人的反对种族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国家提供有效、真诚和具体的支持。正是因为莫桑比克敢于支持其斗争，曾经的罗德西亚才获得了与过去不同的现实（注：1980年，罗德西亚政权被迫放弃了种族隔离政策。该国随后成为了津巴布韦共和国）。正是因为安哥拉对南非保持戒备，我们这些远至西非或北非的人才能逃避种族主义的直接威胁。但如果这两个国家倒台，如果前线国家崩溃，那就意味着种族主义将稳步、危险地和侵略性地向更大范围进犯。

所以我们必须鼓励这两个国家继续反对种族主义、反对种族隔离南非的坚定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希望它们保持必要的警惕。当你与魔鬼做交易时，你必须小心使用一把柄很长的勺子——无论如何，要足够长。

问题：布基纳法索如何看待南非为纳米比亚独立提出的前提条件——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军？

桑卡拉：南非提出的前提条件是一个烟幕弹。它与一些有外国军队驻扎的国家关系良好，其中就包括一些非洲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就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要阻止安哥拉召唤它认为能提供有用支持的军队？这是安哥拉人的权利。召唤古巴军队是一个涉及安哥拉主权的问题。古巴人同意为另一个国家而牺牲的勇气是可敬的，因为就在古巴自己家门口和海岸线也存在危险。

至于这个或那个国家存在外国军队的问题，我们认为有些国家有权提出这个问题，而另一些则没有权利，特别是当它们自己国家也有外国军队的时候。与那些希望通过驻军施加统治的军队相比，古巴军队要更加合法。

问题：在您的讲话中，您提到了一些以“犹太之吻”迎接您的国家，或者对您所说的人民的敌人提供支持的国家。法国在这些国家的行列中吗？您如何展望法国与布基纳法索之间的关系？

桑卡拉：也许当时只有耶稣发现了犹太。我不确定其他十一个门徒是否发现了。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们不会替任何人说话。但我们也意识到犹太人们知道他们是谁，也许当他们被抓到现行密谋反对我们时，他们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背叛自己。

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话题，一个人可以对所有指控加以否认，但他们最深层的意图最终会显露出来。十二个门徒中的第一个人——彼得——被抓住了后，当他假装自己不在受人谴责的人身边时，有人告诉他，“你的口音出卖了你。”好吧，你像每个人一样读过《圣经》，所以我就不继续了。

法国与我们有着一些令人惊讶的关系。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可能会更好。我们确实希望改善它们。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遍。但为了改善这些关系，法国必须学会以一种新的方式与非洲国家打交道，至少与我们打交道。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你们说1981年5月有可能改变法国，但这只停留在了你们的口头（注：指当时来自法国社会党的密特朗上台，但并未兑现其承诺）。无论如何，就法国与非洲的关系而言，1981年5月并没有改变什么。

1981年5月的法国遵循着与前几届政府几乎相同的路线。它还与代表各个非洲集团的相同发言人打交道。今天的法国与昨天的法国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表达、想传达一种新的非洲现实却得不到理解的原因。法非关系像一个平静的池塘，也许我们甚至。

我们转而使用了真理的语言，一种也许直接且有些直率的真实语言，但与这种真实性相伴的是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真诚。法国太习惯于——我不会完全称之为谄媚者，而是……法国经常习惯于新殖民主义的当地走狗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它无法理解有些人不愿与之伍。

如果法国努力理解这一新现实——布基纳法索认为这一现实是许多其他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现实——如果努力接受现状，许多事情都会改变。但不幸的是，他们想将布基纳法索视为一个小故障，在侥幸心理的作用下将其当作是一个暂时的故障。但并不是这样的。这是非洲的现实，因此非洲与其其他伙伴之间的关系必须相应地发展。

问：您说您对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持开放态度。1981年5月，社会主义者在法国掌权。然而，贵国的意识形态与法国的意识形态相反。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国家之间应该建立一有条件的友谊？如果是这样，条件是什么？

桑卡拉：我认为没有无条件的友谊。即使是一见钟情，我相信也有一定的条件，当这些条件消失时，会

让人们回到大地上、回到令人惊讶的寒冷现实中。

布基纳法索与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的友谊都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尊重我们的主权和利益，这反过来又使得我们也要尊重对方的主权和利益。这些条件不是单向的。我们认为与法国的对话必须坦诚。只要双方真的愿意遵守，诚实的原则就能引导我们走向友谊。

法国代表——即法国大使——计算说从 1983 年 8 月 4 日到今天，法国与前上沃尔特之间的外交交流平衡出现出对我们不利的巨额赤字。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法国仍然认为布基纳法索的立场可以通过这个或那个大人物猜测、解释或表达。在这个层面上，这意味着法国并未将布基纳法索视为新事物——反映非洲某种现实的新事物。

问：上沃尔特决定不参加 1984 年洛杉矶夏季奥运会。为什么？您如何理解其他非洲国家决定参加的事实？

桑卡拉：上沃尔特决定不参加，布基纳法索支持这一决定。不是因为我们不希望带回奖牌，不是！而是出于原则。我们应该以比赛为平台，就像在任何其他平台一样，来谴责我们的敌人和南非的种族主义。我们不能与南非种族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一起参加这样的比赛。也不要与那些拒不听从非洲人为了打击种族主义南非而发出的警告和谴责的人站在一起。我们不同意，因此选择不去，即使这意味着永远不去参加奥运会。

我们的立场不是任何人强加给我们的。每个拒绝参加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我们的理由与英国体育当局和南非的关系有关。英国从未接受过各种各样的警告和无数抗议。英国没有动摇，我们也没有动摇。我们不会站在它旁边庆祝。我们不能参加那个庆祝活动！我们不想为敌人而庆祝。

问题：您知道，“革命”一词经常会吓到西方、欧洲和法国。您在讲话中说“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这是为了安抚那些感到害怕的国家吗？如果说边界仅仅是行政界线，那么还有可能不输出革命吗？

桑卡拉：革命是不能输出的。不能强迫任何人选择某种意识形态。输出革命也意味着我们布基纳法索人认为我们可以去教导别人如何解决他们的问题。这是一种伪革命者、书呆子、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才会宣扬的反革命观点的。这种观点意味着我们进口了我们的革命，而我们现在应该继续这一连锁。

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已经说过，我们的革命并没有对其他民族的经验、他们的斗争、他们的成功和他们的挫折视而不见。这意味着布基纳法索的革命参考了世界上所有的革命，无论它们是什么。例如，1917 年的革命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1789 年的革命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教训。门罗的“美洲属于美洲人”理论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我们还认为，边界仅仅是行政界线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识形态可以入侵其他国家。因为如果他们不接受，如果他们拒绝，它就不会取得多大进展。为了让这些边界不成为思想的障碍，必须在边界线的两边都理解边界仅仅是行政性的。如果布基纳法索将这条或那条边界视为仅仅是一条行政界线，而另一方面将其视为一道保护性城墙，那么如今发生在加纳和布基纳法索之间的情况就不会发生。

革命越是为人所知，人们就越会理解它并不危险——它对世界人民是有好处的。许多人害怕革命，因为他们不熟悉它，或者因为他们只熟悉专栏作家和寻找轰动效应的报纸记者报道的过激行为。

让我们说清楚。虽然我们的革命不是为了输出，但我们并不是要竭尽全力将布基纳法索革命关在密不透风的堡垒中。我们的革命是一种自由传播的意识形态，可供所有觉得需要利用它的人使用。